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班馬異同卷二十至二十二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鎔

謄錄監生臣謝遴

班馬異同卷二十

宋 倪思 編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漢書五十二

魏其侯竇嬰者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

朝因燕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言曰千秋萬歲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無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袁盎欒布諸

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
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
兵已盡破封竇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
之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
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以嬰為太子傅孝景
七年栗太子廢魏其嬰數爭不弗能得魏其謝病屏居
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竇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
高遂乃說魏其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

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拔

又弗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相提而

論秖加懟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

妻子毋無類矣魏其侯嬰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

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

愛不相魏其者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持

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竇

嬰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嬰所跪起如子姪姓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盤盂諸書王太皇后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即位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以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武安侯蚡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上所填撫多蚡賓客計筴會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

相太尉籍福説武安侯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
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知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
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
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蚡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
魏其侯嬰為丞相武安侯蚡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嬰
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
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
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嬰不聽魏其嬰蚡武安俱好

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無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嬰蚡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説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毋奏事東宫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嬰太尉蚡

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嬰蚡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吏趨勢利者皆去魏其嬰而歸武安蚡武安蚡日益横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武安侯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蚡蚡武安者為人貌侵生貴甚又以為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

非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而嬰失竇太

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公稍稍自引而怠傲鷔唯灌將軍夫獨不失否故魏其嬰日默默墨墨不得志意而獨厚遇灌將軍夫也

灌將軍夫者字仲孺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常為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嬰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志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漢法父子俱從

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兩人及從奴十數餘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戲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召固止之吳已軍破灌夫

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夫為中郎將數月歲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不稱之孝景時至由是復為代相孝景崩今上武帝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郊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坐法免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

之左愈貧賤猶尤益禮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好文學好喜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頴川頴川兒乃謌歌之曰頴水清灌氏寧頴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竇嬰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排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得嬰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

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也灌夫嘗有服過丞相蚡丞相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蚡許諾灌夫具以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嬰嬰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灑埽早帳張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蚡不來魏其嬰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蚡丞相蚡特

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蚡尚卧也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蚡悟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蚡丞相蚡不起夫從徙坐上語侵之魏其嬰乃扶灌夫去謝丞相蚡丞相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後蚡嘗使籍福請魏其嬰城南田魏其嬰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

福籍福惡兩人有郄隙乃謾自好謝丞相蚡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蚡聞魏其灌夫嬰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怒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横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閒遂止已俱解夏丞相蚡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

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嬰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隙魏其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嬰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蚡武安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畀之時武安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臨汝侯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惡乃罵臨汝侯賢曰生平生毀程不識不直

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曹兒呫囁耳語武安蚡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穴胸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嬰去麾戲灌夫夫出武安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出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順武安蚡乃麾戲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

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罪棄市罪魏其侯嬰大媿為資
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
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蚡陰事魏其嬰脫身為救灌夫
嬰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迕寧
可救邪魏其侯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
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
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嬰食曰
東朝廷辯之魏其嬰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

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蚡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嬰度不無可奈何因言丞相蚡短武安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卬視天而俯俛畫地辟倪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如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

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
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
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横恣潁川輘轢宗室侵
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
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内史鄭當
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内史曰公平
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
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司

具以告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令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乎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韓御史安國良久謂丞相蚡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附幸

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内愧杜門齰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蚡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嬰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嬰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嬰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

其嬰家嬰家丞封乃劾魏其嬰矯先帝詔書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支屬魏其嬰良久乃聞聞有劾即恚惕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專呼謼服謝罪上使巫視鬼者視瞻之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巾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宫不敬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

覺治王前始安入朝時武安侯蚡為太尉時迎王安至
霸上謂王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
晏駕非大王立當尚誰立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
物上自魏其嬰夫事時不直武安蚡特為太后故耳及
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贊曰魏其武安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
一時決筴而各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
月之際並位卿相大業定矣然魏其嬰誠不知時變灌

夫無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蚡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驕溢凶德參會待時而發藉福區區其間惡能救斯敗哉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顛墜陵夷以憂死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虖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班馬異同卷二十

班馬異同卷二十一

宋 倪思 編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漢書同竇田傳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鄒田生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捍吳兵於東界張羽

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以至親故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不善也太后知帝不弗善迺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曽弗不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限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壹言泣

數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

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

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

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𡢃鄙小縣驅馳國中

以欲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

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

子忠孝爲臣忠而太后弗不卹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

后太后喜曰爲帝言之帝言之帝心迺解而免冠謝太

后曰兄弟不能相教廼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幾梁内使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内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梁内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内史

竇太后聞所迺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爰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迺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弗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迺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

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劒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宫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誅一邪臣浮説犯上禁橈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宫

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堯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居建元中武帝即位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上素聞其安國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遣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

安侯其年田蚡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
親天子上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
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背約不如
勿許興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
奴負戎馬之足懷禽鳥獸之心遷徙鳥舉集難得而制
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衆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
弗屬為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勢
必危殆臣故以為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

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

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廪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

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擔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

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絶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

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㸂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

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絶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

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翁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而許聶翁壹之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視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餘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

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兵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覺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乃

引兵還去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語
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
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
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皆罷兵皆無功
天子上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
約為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
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禔祇取辱耳
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

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
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
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蚡言告於上上
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
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
尉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迺自
殺安國為人多大畧智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
焉貪嗜於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

壺遂臧固郅至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五年丞相田蚡死蚡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天子議置相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視之蹇甚迺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瘉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而車騎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出上谷破胡蘢城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

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語在青傳
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口虜言匈奴
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佃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
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迺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
勝復安國傷入壁匈奴虜畧千餘人及畜産而去天子
上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
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
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

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迺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壺遂與太史遷等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上方倚欲以為相會其病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班馬異同卷二十一

班馬異同卷二十二

宋 倪思 編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漢書五十四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

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數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射獵格殺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廣不遇逢時如令子當高帝時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帝初立即位廣為隴西都尉從為騎郎將吳楚軍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從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材氣天

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确恐亡之於是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侵入上郡天子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騎數十騎縱從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坐得一

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山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驚恐欲馳還走廣曰吾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之誘必不敢擊我擊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如是解鞍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去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

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弗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兵於旁傍欲夜取之胡皆即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後徙為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即位左右以為言廣名將也於由是廣以上郡太守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

無部伍曲行陣陳就善水草屯頓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致明軍不得休息自便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

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誘單
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
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
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
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
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之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
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因推墮
抱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

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趣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宿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殺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天子上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

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廣居右北平在郡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界廣出獵見

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矢視之石也他日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連下石建辛廣廉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生産事廣為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廣

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連下元狩四年

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

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從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圜陳外向鄉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

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
當無賞初廣之與從弟李蔡與廣俱為郎事孝文帝景
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
年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
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
名聲出廣下甚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
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
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征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

中而諸部妄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常有所恨者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迺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接上廣歷七郡太守後二歲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上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

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
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
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
其勢不屯行廣自請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令大將軍乃
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令迺令一得當
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指以
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
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

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絶幕遇前兩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

上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泣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天子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上以

為勇能當戶早蚤死乃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中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

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劒斫絕纍欲刺虎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李氏陵遲衰微矣

李陵字少卿既壯選少為侍中建章監監諸騎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卒甚得名譽天子武帝以為有廣之風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不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備胡數歲年漢遣貳師將軍代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

三萬騎出酒泉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召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匈奴單于兵毋令專走鄉貳師軍也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

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令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

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
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
士死力上甚説拜步樂為郎陵既至期還浚稽山與而
單于以兵八相值騎可三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
矢既盡士死者過半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
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
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
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而所殺數千傷

匈奴亦萬餘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且戰連鬬八日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劒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

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

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頴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百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

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遮道急擊攻招降陵

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

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况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

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脫至塞得歸漢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

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輮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

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
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乃遣使勞賜陵
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將
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
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單于既得陵素聞其
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於是族陵
家母弟妻子皆伏誅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
大夫以李氏居門下者皆用為愧恥焉其後漢遣使使

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迺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

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

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偏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班馬異同

太史公贊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恂恂如鄙人口不能道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流涕彼其忠實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喻大也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漢書贊後有蘇武

班馬異同卷二十二

班馬異同卷二十三

宋 倪思 編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十

匈奴傳上第六十四 漢書九十四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邉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槖駞佗驢驘駃騠騊駼驒

騱奚逐水草遷徙毋無城郭常處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用為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其妻妻

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犬(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呂)刑之辟(至)穆王之

後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允之故豈不日戒玁允孔棘至懿王曽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允至于大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二百有餘年至于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吠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麗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地鹵擭而居于涇渭之閒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

鄷鄗鎬而東徙于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郊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翟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出奔于鄭之氾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取戎狄翟女為后與戎狄翟兵共伐鄭已而黜狄翟后狄翟后怨而襄王後繼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翟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翟

戎狄翟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王於是戎狄翟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尤甚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迺使使告急于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雒邑當是之時秦晉為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圜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

諸緄（畎）戎翟貆之戎在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

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

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

然莫能相一（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

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

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知）伯分晉地而有

之則趙有代句注之（以）北而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

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

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伐魏魏盡入西河及
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
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滅義渠於
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距胡而趙武靈王
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
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
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郤千
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

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
距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邉於匈奴其後趙
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邉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
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
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
雲陽因邉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繕之起臨洮至遼東
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
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

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寛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迺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

其善馬左右或不莫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有號千里馬冒頓問

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此匈奴寶馬也勿與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與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不能至也吾欲有之

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人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衆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

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諸夏為敵國其世傳國姓官號乃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犂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犂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

右賢王以下至當户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户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少會單于庭祠

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十百人舉事而候星月常隨月盛壯則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

人人自為趣趨利善為誘兵以冒包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轝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窳屈射丁靈零鬲隔昆龍薪新犁犂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陽敗走誘漢兵漢兵

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迺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主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久不來疑其與漢有

謀亦取閼氏之言乃洒解開圍之一角於是高皇帝令
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得與大軍合而冒
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
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黄等數倍背約侵盜代
鴈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
樊噲往擊之復拔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
奴以漢將數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
漢高祖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翁主為單于

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兄弟以和親冒頓乃西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其黨數千且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高祖崩世孝惠呂高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冒頓寖以驕冒頓乃西為書使使遺高后妄言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欲擊之樊噲

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聲未絶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揺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匈奴何與得失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於是高后乃止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

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即位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夏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於是孝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侵害邉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地非常故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敺侵盜上郡

葆保塞蠻夷殺略人民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驁無道非約也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其發邊吏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驩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支等計與漢吏相距恨絶二主之約離兄昆弟之親皇帝讓

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彊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以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虖淺奉書請獻橐佗一匹

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
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新望之地書至
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乗勝不
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
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
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 云 右賢王不請聽
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絶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
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

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邉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意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幷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疎一黄金飾具帶一黄金胥紕犀毘一繡十匹錦三二十匹

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人女公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翁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愛幸之初匈奴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之者以衣食異無仰卬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

歸於漢矣其得漢絮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視不如旃裘之完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視不如湩重酪之便美也於是説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識其人衆畜物牧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説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驁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

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奪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者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戰為事其老弱不能鬭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妻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飾闕廷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

其急則人習騎射寛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徑易行也君臣簡易可久一國之政猶一身體也父子兄弟死取則妻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到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

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也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止彭陽使奇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冦而拜昌侯盧

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内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以驕歲入邉殺掠略人民畜産甚多衆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甚患之乃迺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户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户且居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

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趨倍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闟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

窮天下莫不咸便嘉使漢與匈奴隣國之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蘖金帛絲綿絮佗宅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蝡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

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年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

和親軍臣單于立四嵗嵗餘匈奴復絶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縁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栁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嵗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𨺅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

親通關市給遺匈奴單于遣公翁主如故約終孝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奸間蘭闌出物與匈奴交易詳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迺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

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葆保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刺之尉史知漢謀乃迺下具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斬誅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耆漢財

物漢亦尚通關市不絶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歲之

秋漢使四将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

至蘢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

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

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道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為

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入盜邉漁陽尤甚漢使将軍韓

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

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

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匈奴乃
遁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
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
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
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
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利漢
亦棄上谷之什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
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其弟左谷

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單于於單為涉陟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殺太守恭共友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冦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遣衛青為大将軍将六将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

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
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
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
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殺都尉朱英央畧千餘
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
騎乃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
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
身脫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

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
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用
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絶幕以誘罷漢兵徼
極而取之無毋近塞單于從其計之其明年胡騎數萬
人騎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
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者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
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
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

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級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右左賢王右左賢王圍李將軍廣卒可廣軍四千人且盡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盡失亡數千人其軍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昆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

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昆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冦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畧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以為翕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私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粮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

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絶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與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斬捕斬匈奴首虜凡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

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其故位為右谷蠡王漢驃票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者亦萬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亦少無

以復往匈奴單于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邉漢使任敞使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

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兩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卑體言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縣於漢北

閼下令單于能即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邉單于即不能即亟南面而臣於漢何徒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邉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闚匈奴匈奴法漢使非不去節而不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而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陽許曰吾甘

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於漢以求和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濊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隔絶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胘雷為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也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說單于說曰即欲和

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生以為欲說折其辭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等如匈奴匈奴復諂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結為兄弟王烏歸報

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
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服藥欲愈之不幸
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
葬幣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
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
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
漢乃迺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
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死死

子烏師盧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敖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而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人多不

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即兵來兵迎近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自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中郭縱為護維王

為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而歸軍遂沒于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侵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迺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呴句犁黎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呴句犁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至廬盧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

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定襄五
原朔方殺畧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
城列亭鄣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畧數千人會任
文擊救盡復失其所得而去是歲聞貳師將軍破大宛
斬其王而還匈奴單于欲遮之不能敢至其冬欲攻受
降城會單于病死呴句犂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
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
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迺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

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

幾不得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又使因杅將軍敖出
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邪山毋亡所得又使騎都尉
李陵將步騎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
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單于圍陵
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乃迺
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漢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
步兵十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
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

敎將萬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鬭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幷衆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亡所得因杅敎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史記文止此漢書未終

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讇納其説以便偏指不参彼已将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維在擇任将相哉唯在擇任将相哉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

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吕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彊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

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
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
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
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
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
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鞌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
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
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

班馬異同

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説也獨可説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

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

姓以奉冠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阸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絶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搆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

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

外內或修政刑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各其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絶外內也是故聖王以徳綏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冦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慼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

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葢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班馬異同卷二十三